

特稿：

男女男——性別執位遊戲齊齊玩 邁克



陳寶珠（右）與薛家燕（《總有一天捉到你》，1970）

捉錯用神

粵劇的男花旦時代，電影還沒有盛行，否則銀幕上極可能堂堂皇皇出現霸佔女主角寶座的男屁股。女小生的風氣吹進時裝片世界得以通行無阻，因為大家訓練有素，懂得用寫意的角度觀看——「男人」不是實物，是抽象的概念。影迷公主一旦穿上飛機恤，我們就忘了她的性別，津津有味投入劇情，誠心相信戲裏的人也和我們一樣，把她當成雄赳赳的男子漢。

任姐唔撈

看見任劍輝在《女大女世界》的劇照，不禁脫口而出：「任姐扮女人好靚呀！」語病的細菌不在口腔喉舌，在忘記他是她的潛意識。男裝形象太成功就有這個弊端。人家為藝術犧牲是寬衣解帶，任姐為藝術犧牲是喪失了性別身份。



（右起）任劍輝、白露明和李月清（《女大女世界》，1955）



（前排右起）任劍輝與梁碧玉，（後排右起）張瑛、白雪仙和周坤玲。（《為情顛倒》，1952）

性點題

任劍輝回復女身拍《為情顛倒》，還是難逃穿男裝的命運，因為心儀張瑛，而張瑛又鍾情白雪仙，唯有扮成翩翩公子，把情敵私有化。三角關係隨性別的改變而改變，結果三方皆陷入左右逢源的局面。我覺得片名有點不盡不實：加兩個字成為《為情顛倒性別》，似乎更貼切。

鄧寄塵檔案

翻開《兩仔爺》特刊，迎面飛出「富有刺激性」五個大字。刺激何來？「鄧寄塵首次反串女角」。大受刺激的恐怕不是觀眾有備而至的心靈，而是主宰一切的票房，否則這位語不驚人誓不休的諧星，失身後不會樂此不疲接踵梅開二度三度四度……扮女人簡直成了他的商標。



鄧寄塵（中間站立）與新馬師曾（下跪者）（《搭錯線》，1959）

以先聲奪人姿態攀越性別圍牆，沒想到容身之所卻非常淺窄：只能在搞笑場合施展渾身解數，飾演一些八婆類型的角色，從來沒有機會發放顛覆的性吸引力。所以也從來不曾引起非議，插科打諢是最安全的易服方式，不帶來任何威脅。



（左起）鄧寄塵、林丹、新馬師曾和雪艷梅（《水觀音三戲白金龍》，1962）

靠邊站的藝術

主角左擁右抱笑臉迎人，那兩隻依人小鳥也各展奇謀投射魅力，但大家的目光無可避免集中在配角身上：變成他的她，將深入民心的媽姐形象膨脹到比生命還大。就算人多勢眾群星拱月，他也有辦法突圍而出，不費吹灰之力搔首弄姿，一個唔該把鋒頭佔為己有。如假包換的女人往往不是性別偷渡客的對手，鄧寄塵的示範勝過萬語千言。



（左起）尤光照、鄧寄塵、新馬師曾、紫蘭、梁素琴和羅蘭。（《因禍得福》，1960）

女中豪傑

粗心的讀者，很容易誤會這是一張全女班的郊遊合照，但是黑綿羊總不肯於芸芸人海中隱性埋名，分分鐘提醒無辜的旁觀者他們與眾不同，縱使撕破臉皮也在所不惜。

和鄧寄塵爭奪行李箱的那位，是……祥嫂？不不不，原來是祥哥。據說天成的佳偶都有夫妻相，閣下如果不信邪，請穿上伴侶的衣物對鏡端詳，包保原形立即畢露。



（前排右起）梁素琴、新馬師曾、鄧寄塵和紫蘭。（《因禍得福》）



（前排右起）劉桂康和新馬師曾（《七姐會牛郎》，1952）



新馬師曾（左）與鄧碧雲。（《飛哥跌落坑渠》，1967）

剪辮前後

男扮女裝，最重要的道具可能是假髮。然而對高手來講，挑戰自己正是樂趣所在，放棄了方便的特徵而仍然可以成功，滿足感倍增。且看新馬師曾兩個迥異的造型：在《七姐會牛郎》不但戴假髮還裝假筓，和同場出現的劉桂康一樣，沿用了傳統的易服手法。或者被抓住大辮子的經驗太痛楚，在《飛哥跌落坑渠》學了乖，回歸自然幾乎不加修飾上陣，作為女身的真實程度與旁邊的鄧碧雲不相伯仲。後者顯然不忿氣，發出鄭重的警告：「男人扮女人有傷風化，搵差人拉你！」

男女男女男

「啼笑皆非」翻譯成廣東口語是「唔知好𦉳定好笑」，把「𦉳」拆成「男女男」，五、六十年代粵語片得出「男女男定好笑」的公式。未嘗不是變相的性別歧視：任劍輝、梁無相宜古宜今的男裝打扮被認真看待，梁醒波、新馬仔涉足女界則永遠是笑話。梅蘭芳舞台成就再高，也沒有人夠力搬移到粵語片裏去，女星飾男主角廣被接受，男星只能夠演偶爾扮女人的男人，誰也不會真正佔領異性山頭。



（後排左起）檸檬、鄧碧雲、新馬師曾和劉克宜。（《荒唐鏡三氣胭脂馬》，1956）



（左起）鄧碧雲、何非凡和梁醒波。（《王老虎搶親》，1957）

大執位

性別執位遊戲的稀客，一向受到夾道歡迎，暫時穿上異性的服飾，是觀眾百試百靈的興奮劑。《王老虎搶親》劇照裏三位演員，鄧碧雲和梁醒波都是熟口熟面的易服老手，出人意表的是風水輪流轉，由甚少前科的何非凡暗渡陳倉。終極的奇觀，則非《七劍十三俠》（1967）莫屬：曹達華、阮兆輝、羅艷卿和任燕等同時玩性別音樂椅，有如易服嘉年華。

邁克，自由寫作人，現居巴黎。著作有《影印本》（1993）、《艷遇》（1996）及新作《狐狸尾巴》（2001）等文集。

談中華電影的定位



《世紀回眸:中華電影經典展》節目特刊

「甚麼是中華電影？」四月十二日在由香港電影資料館主辦的《中華電影在二十一世紀的定位》研討會上，一開始就拋出這個問題。這是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電影回顧節目《世紀回眸：中華電影經典展》的一部份，講者有電影導演陳嘉上、陳耀成和方令正、影評人列孚，以及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電影理論研究室主任胡克。主持羅卡（本館節目策劃）在開場白中帶出了中港台電影在踏入二十一世紀所共同或各自面對的問題。



主持羅卡先生



（左起）陳嘉上導演、方令正導演、胡克先生



影評人列孚先生



陳耀成導演

有見於像李安的《臥虎藏龍》（2000）和王家衛的《花樣年華》（2000）等華語電影近期揚威國際，出席的講者感到有必要將中華電影放置在一個全球化的環境中加以定義和定位。陳嘉上導演以座上的講者方令正為例，指出定義中華電影遇到的一個重大難題，是出現了如方等華人電影工作者所拍攝的英語「華人」電影（方令正與妻子羅卓瑤導演已移民澳洲，並在當地攝製電影）。此外，也有華人導演如吳宇森和李安等轉移到荷里活拍電影，這使我們更難給中華電影下一個確切的定義。

在中港台的國際知名華人導演讓全世界認識了中華電影的同時，三地的電影工作者在電影製作和發行方面卻越形困難。三地電影工業的生存問題，成了研討會上的討論焦點。座上三位導演呼籲政府伸出援手以改善「基建」，並為獨立電影工作者設立基金和發行機制。陳嘉上也指出，好的製片人和發行商亦是製作商業電影的必備條件。但方令正引述他的澳洲經驗說，當地政府是為推動電影文化而撥予大筆款項資助電影業，而不是為擴展商業電影製作的基礎。影評人列孚質疑這種想法，他認為政府的輔導金實際上使台灣的電影工業變得一片凋零。來自大陸的講者胡克，關注到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帶來的衝擊。中國不斷對外開放，必定希望吸引電影公司到來投資。他以《臥虎藏龍》利用大陸的場地和人才為例說明，讓全球的電影界知道可從中國得到甚麼樣的服務。胡克也提到，大陸電影人的要務是先滿足大陸的觀眾，而中國市場大概到二〇〇五年才會全面開放。

會上就《臥虎藏龍》揚威國際卻未能在大陸取得更好的票房成績，也有不少討論。列孚認為，該片在大陸市場虧蝕了四百萬，反映了大陸電影發行體制潛在的「結構性危機」，也反映了大陸的發行商和觀眾對該片也有某種「身份認同危機」。至於甚麼是中華電影的問題，並非一次研討會所能夠解決的。但幾位講者均強調，解決中華電影的「集體身份認同」固然重要，但解決電影業所面對的實際問題，特別是「基建」方面的問題，也同樣重要。針對認同危機和結構性危機這兩個問題，會上提出了一個頗有見地，但亦頗有爭議的建議。列孚認為，可以把三地的電影資源集中起來，而香港則會是最理想的地方，能融和三地電影業的架構。對於此一建議是否可行或者是否可取，其他講者（或研討會上的公眾人士）並未有回應。這個問題顯然有待進一步探討。

方令正提出了這次研討會富於啟發性的結論，應思考電影作為一門藝術的發展前景，以及中華電影在這個發展中如何定位的問題。他認為，世界各地華人電影工作者面對的挑戰就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並將之與中國文化融和，以成就一套獨特而又富有中國風格和特色的美學。要做到這樣，便需要政府大量的支援。最後，陳耀成表示，必須注意電影這個媒體本身的變化，譬如越來越多人改用數碼錄像拍攝的趨勢。（翻譯：曾憲冠）

張建德，著有《香港電影：多元文化》（1997）一書，現為澳洲皇家墨爾本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

影壇榕樹頭：
銀壇鐵漢曹達華
朱順慈



華叔細說從前。



友僑創業作《七劍十三俠》（1949）是曹達華輝煌的大俠世界的一個起點。

沒有人會反對我用「老當益壯」來形容華叔曹達華。八十開外了，走路腰板挺直，說話聲如洪鐘。能夠老當益壯大概不會無緣無故，聽華叔細說往事，不難發現「銀壇鐵漢」從小到大，早練就一身堅韌的硬功。

「我十一、二歲時在港島聖彼得書院寄宿，平日最愛跟書友梁景憑到德輔道中的新世界戲院看默片。我們那時很沉迷，很想加入電影界。怎樣入行呢？我們見到片尾有『上海月明影片公司』的字樣，便決定到上海去。」

兩個少年人從香港坐船到上海，見報上有招考演員廣告，便交兩塊錢報了名。數日後接到通告，按指示到了霞飛路的片場，二人抬眼一看，不正是魂牽夢縈的「月明影片公司」嗎？就這樣開展了一生的事業——說起來倒輕鬆平常，只要想想兩個「香港仔」跑到舉目無親的大上海尋夢，也只能說句了不起吧！

華叔在上海待了三年，做小工和臨時演員，每天早上健身，越練越強壯，這一切都似乎是為日後的「大俠」做準備……一九三六年，華叔返港，協助籌拍《山東響馬》，後來又做過幾齣電影的場記和副導演，時有演出機會。華叔首齣擔正主角的電影是《烈女行》（1939），女主角是紫羅蘭。

「那時候很多片約，早晚都在南洋片場拍戲，工作忙，生活開始安定了，日軍卻也打到來香港。之前半點消息也沒有，淪陷前一天我還在片場拍戲。」

香港淪陷，電影停拍，生活頓失着落。華叔偶然發現內地對二手衣服需求殷切，索性全情投入買賣故衣，還由此賺了第一桶金。和平後，華叔用這桶金購入侯王廟附近的空地，跟華僑梅友卓合資開辦了友僑影業公司。

「友僑創業作是《七劍十三俠》（1949），顧文宗導演，因為這齣戲，我們找來了羅艷卿。」

友僑生意興隆，出品了不少武俠片。當年「曹達華」三字是賣座保證，單拿着這個名字，訂金源源奉上，由此造就了不少只拍一片的「一片公司」。

好景不常，由於種種原因，粵語片陷入低潮。爲了力挽狂瀾，華叔號召圈中人同心協力，先後拍了《江湖第一劍》（1969）和《神探一號》（1970），雖然票房收入不錯，奈何已不能把粵語片的頹勢逆轉。

說起來，這些都是三數十年前的舊事，昔日粵語片的興衰故事或已被善忘的觀眾淡忘了，但曾演出不下七百齣影片的華叔，卻着實教人難忘。跟他走在街上，除了得到注目禮，還感受到當年由龍劍飛和華探長造成的風潮。年代或已久遠，看的和被看的，彼此都不陌生。



《華僑晚報》主辦 1965 年度十大明星頒獎禮中的兩顆星：曹達華與凌波。



與誼女陳寶珠合演《江湖第一劍》（1969）。

編者按：曹達華先生於二月二十一日接受本館的「口述歷史計劃」訪問，細談自三十年代入行至九十年代在影壇的經歷。本文就華叔所談，由訪問者朱順慈小姐撰文，摘錄部份精華，以饗讀者。

朱順慈爲自由工作者，從事寫作、攝製及教學等方面的工作。

自說自話

黃愛玲 研究主任



新任研究主任黃愛玲（右）與助理盛安琪。

擔上了「研究主任」這個名堂真是蠻嚇人的。在我的腦海裏，「主任」二字總叫人想起五、六十年代粵語片中因虧空公款而被炒魷魚甚或銀鑿入獄的會計主任這類倒霉腳色；要不就是學校裏兇神惡煞、不問青紅皂白便懲罰學生的訓導主任。「研究」二字也不見得輕鬆，近日碰到舊雨新知，招呼打過後，他們總愛問同一個問題：最近做甚麼研究？我總是舌頭打結，說穿了我不是甚麼心懷大志的人，只希望在未來的兩三年裏，能踏踏實實地做好一些基礎工作，在前人（特別是余慕雲先生）的根基上，繼續出版香港影片片目，跟時間賽跑，訪問更多的電影人，並將這些口述歷史的紀錄整理出來，方便研究者參考……至於專題式的研究，當然非我們這個單薄的二人小組所能獨支，而要借助其他從事香港電影研究的朋友們的力量了。

在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看過的新片中，最大的喜悅來自法國艾麗絲·華姐的《同是天涯拾荒客》。不久之前，在辦公室的小小角落裏，我翻閱了半個世紀前的《青青電影》，所以我完完全全地明白到華姐拾得那隻沒有時針的小座鐘時的快樂。於是，我倒又有點感謝「研究主任」這面招牌了，它令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走進歷史飛揚的塵埃裏去，俯拾那被散落在時間荒原上的點滴。

新的與借來的體驗——第 57 屆 FIAF 周年大會

梁海雲 資訊系統經理



主辦國家摩洛哥著名的紅土城牆。

很失望，在卡薩布蘭卡找不到電影《北非諜影》（1942）的一鱗半爪；碰不上像褒曼般的美女、聽不到阿 Sam 再來一次 As Time Goes By，更無法到 Rick's Café 享受一個 Happy Hour。

第五十七屆國際電影資料館聯盟(FIAF)大會，於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至二十九日在摩洛哥首府拉貝特舉行。那兒距離卡市只有一個小時火車車程。

今年研討會的主題是「殖民地電影：借來的影片遺產」，各位講者均帶備電影片段；好像法國殖民政府拍的越南人民生活片段把「愛民如子」和「與民同樂」的意思拍得淋漓盡致，而世紀初的摩洛哥紅土城牆下的市集，我可是前天才逛過呢！兩天非常學術性的研討會，探討了殖民地電影的定義、影響、各個不同殖民地的特色及出眾的人物。研討會中卻沒有涉及影片的修復與整理。FIAF 大會看來要考慮一下是否需要再釐定一下研討會主題的範圍。



梁海雲在工作坊中談建立電影資料庫的經驗。

接著的一天是工作坊，今年的主題是「新資料館的創辦與發展」。各資料館的代表跟大家分享創辦和發展的經驗、檢討各種困難，並比較各館的使命和目標。我也在工作坊上，跟大家分享我們建立電腦化電影資料庫所面對的困難和處理的經驗，得到了一些回響。

其實最大的得著並不在會場裏，而是在車上、休息室裏，茶餘飯後的熱切討論；大家來自天南地北的資料館，面對不同的氣候、經濟、文化、政治和使命，各自的體驗都是很有啓發性的。

新增藏品

「電影資料匯集之旅」一直得到海內外各界友好的熱心支持，喜見成績。「捐贈」可以是一種持續支持的行動，影評人李焯桃先生便是多次捐贈文物予資料館的熱心人。這些寶物包括《肉山藏姐己》（1949）、《經紀拉與飛天南》（1950）和《人之初》（1951）等影片的本事及特刊，為本館編撰《香港影片大全》提供寶貴的素材。

戰前的「駁片機」相信已失傳於坊間，若不是熱心的羅錦存先生親臨資料館捐贈此瑰寶，我們亦不知從哪裡可搜集有關器材。捐贈的背後還有一個動人的故事：羅先生先父本跟隨一位法國人學習電影技術，有多年歷史的「駁片機」原為法國人所有，代代相傳經羅錦存先生送贈本館，讓更多人欣賞在歷史洗禮後的前人智慧結晶。



憑《倩女幽魂》（1987）榮獲第二十四屆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的名編劇阮繼志先生，特別捐贈此獎座予本館。他說：「自己身為電影人，應鼎力支持香港電影資料館。」



黎草田先生（黎小田父親）是香港的名作曲家，自五十年代起為電影作曲及編配樂。自九四年仙遊後，其妻傅月美女士把他的珍貴手稿，如電影《我是一個女人》（1955）、《女子公寓》（1956）等的樂譜，以及中國文化部頒發的「優秀影片獎榮譽獎」（得獎歌曲：《一年之計》（1955）插曲「十隻手指頭」）捐贈資料館，使他的成就並未因其離去而被人遺忘。



除了本地的捐贈，資料館亦歡迎海外人士慨贈珍藏。居於美國的徐李佩嫻女士得知香港電影資料館於年初啓用，不惜千里捐出長輩多年收藏的「綺羅春夢」（小明星主唱）、「四季歌」（周璇主唱）、「夜來香」（李香蘭主唱）、「慈母淚」（紅線女主唱）、「唔嫁」（芳艷芬主唱）及「萬惡淫爲首」（新馬師曾主唱）等經典名曲的唱片，令本館的音像資料更形豐富。



爲讓大家先睹爲快，我們日後會定期挑選部份新增藏品在本館展出。

捐贈者芳名（2001年1月5日）

安樂哥倫比亞三星影片公司

金公主娛樂有限公司

熙輝企業有限公司

澤東電影

聯華影視公司

江志堅先生

羽佳先生

何思穎先生

何愛華女士

余慕雲先生

吳振雄先生

呂建成先生

李焯桃先生

阮繼志先生

胡清華先生

徐李佩嫻女士

區浩明先生

區詠儀女士

張婉婷女士

梁慕齡女士

陳綺玲女士

傅月美女士

黃卓漢先生

溫玉芳女士

劉國安先生

歐碧霞女士

鄧燕群女士

盧國偉先生

謝來和先生

鍾秋先生

羅卡先生

羅瑞冰女士

羅錦存先生

譚子斌先生

嚴浩先生

動態

從手藝到科技：香港電影的技術進程

展覽追蹤香港電影製作技術自手作到今日電腦合成的發展歷程。龐然的「天殘腳」和深海「怪魚」道具自是風頭躉，叫人殷切地大談它們的故事。四月九日，《如來神掌》（1964）的龍劍飛（曹達華先生）、金眼兒（陳少鵬師傅）、武術指導劉家良師傅、經典道具的原製作者盧寄萍師傅和好些電影界和傳播界的朋友都來助慶。前輩們暢談親身的經歷，令展品都格外生動。當天適值珠城錄像有限公司在資料館舉行「《如來神掌》的武術、特技、道具設計座談會」，幾位當年合作無間的拍檔聚首，談得興起，甚麼真功夫、假戲真做……吊威也的淵源……以至幕後創作人的戲語都精彩地娓娓道來。



緣何廿一世紀的龍劍飛換上西裝發出「萬佛朝宗」？展場內的「科技」不讓「手藝」專美，讓參觀者透過「藍佈景」特技，天馬行空一番。



到訪嘉賓（左起）黃文慧女士、珠城公司梁李少霞女士、「怪獸天王」陳少鵬師傅、「道具天王」盧寄萍師傅、李默女士、曹達華先生、劉家良師傅、雪梨女士、羅君左先生和謝月美女士。



盧寄萍師傅談手藝時代的創作和製作。

認識保存、示範修復

為響應國際博物館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5月18日起舉辦為期三日的「香港國際博物館日綜覽2001」。康文署轄下各主要博物館與香港電影資料館，聯同其他公共博物館，推出一系列學術、娛樂與資訊並重的活動，鼓勵市民善用各博物館的資源。本館除了參與在香港文化中心廣場舉行的博覽會，在攤位向市民介紹資料館的設施與服務範疇，更特別在館內舉行《影片保存及修復》展覽（展期延至6月6日），並有即席示範，讓大眾一睹館員如何進行精細的影片修補過程，跨年越代的影片才得以活現銀幕。此外，資源中心於活動舉行期間設有專櫃展出有關書刊，供讀者閱覽。



《電影中的俠女形象》座談會

4月29日《大醉俠》（1966）放映後，鄭佩佩女士與盧偉力博士在《電影中的俠女形象》座談會，以此片為經，大談中國電影中獨有的俠女人物，由于素秋到徐楓，再說到楊紫瓊。當晚佩佩姐更憑《臥虎藏龍》（2000）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本館全人謹此向她道賀！



《阮玲玉——現代的經典》座談會

默片時代的中國影星阮玲玉在銀幕上微蹙的雙眉和情感豐富的表情，至今仍牽動不少影迷的心。5月5日的《阮玲玉——現代的經典》座談會中，本館的節目策劃羅卡先生與研究主任黃愛玲女士，與觀眾分享這位影星的一顰一笑。



相見歡——業界交流與參觀



伶影前輩白雪仙女士在資源中心留影。剛獲「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的仙姐，風采永恆地叫人眼前一亮。



張堅庭先生為《從手藝到科技》展覽提供寶貴意見，談運用高解像度攝錄機製作電影的利弊及其對影業所起的革命性衝擊；並於訪問後參觀本館的電腦檢索系統等設施。



香港舞蹈團、話劇團和中樂團最近實行了公司化，舞蹈團的董事（後排左二至五）莫鳳儀、湯美媚、翁月華和鄧孟妮；話劇團（後排左七和八）理事陳鈞潤和主席周永成；中樂團（後排右四和五）理事范錦平和主席徐尉玲；以及三團的行政總監，於參觀資料館後，與本署助理署長（演藝）鍾嶺海（後排右二）、總經理（前排右一及三）英超然和羅德星等在本館留影。



（右起）南方公司劉德生先生、銀都機構余倫先生和董事長兼總經理竇守芳先生，與本館館長廖昭薰女士、節目策劃羅卡先生和搜集組經理唐詠詩女士磋商未來的合作計劃。



北韓國家電影資料館（左起）館長朴英吉先生和車元哲先生四月來港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順道到本館考察交流，並致送紀念品予本館。